

卷之四

玉書庭全集卷之二

臨川毛伯丘兆麟著

按漢仁言

歸德府商丘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毒藥殺人斬罪一名李順

會審得李順喪妻圖耦欲配其妻而醜其夫此必
有之事固無待於疑矣但醜夫儘可從容而途行
之罵姦之明日何其急也醜夫儘可獨用而竟行

之合室之同食何其悖也且下毒而食麩誰恰好
勸劉珠之獨多解毒而飲湯誰恰好阻劉珠之獨
少順欲如此卽如此順欲如彼卽如彼不意姦人
舉事天反使之件件從心若此也據招云劉珠被
鄉宦之告受杖而回窮人智短匹夫恨深此之情
景更覺相近自非虛心一洗前套質之罔不失入
也踈柳該道勘報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楊

會審得此獄從前翻駁不啻幾經然而終未議出
者以楊孟之素行不爲人所見矜也而以此度當
日地方證見附會成獄當亦或作如是觀耳何也
暮夜之事無人證見所可質者對面交手之人耳
而原詞竟爾不載第曰不知名賊人夫獄至離去
原詞捨却對面交手之人而問獄之情問獄之人
豈尚有得情得人者據招載是日之夜乃八月十

九是正中秋月明之候也固應目視之燎亮且其
子楊雲科不云持弓連射七矢乎持弓正宜審固
而七矢又非一目之間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辯其
二人之輿薪吾不信也招又云孟因玉洪逐氏懷
恨然氏於逐後業已與孟復姦索衣此來正以續
姦逐原不妨孟之姦也又何以恨洪之逐也孟不
恨洪何以殺洪洪之子不告孟何以坐孟此中疑
實必竟使人放心不過要湏再謝之耳該道審確

招報

一起強盜得財斬罪二各崔讓不常守

才

會審得崔讓常守才雖曰爲盜而強竊之分生死
所判讞者殆不可不剴心焉說者謂郭遇春家之
燎母典史隱藏王福家之按頸崔讓不認尚有疑
端恤寺倡之商令和之占從二人是不可以備罪
疑乎

寧陵縣矜疑囚犯詞語

會審得高希堯之獄前駁屢見而今日閱之亦自不能無疑蓋希堯文沛外孫也親者自不能踈而况一出門之際亦必呼與沛行是文沛亦未嘗踈之也則前招所云惡其爲人逐出另居之說乃因後事之發照應爲文未可云的夫希堯旣不爲文沛所踈則文沛之室固外孫之所得狎行銅錢銀挑等物固外孫之所得隨便竊去何用盜又何用殺死小來女自貽乎不赦之條也是希堯於文沛斷無盜之之事也卽使有之事止於竊外孫得托於家人法不至於大辟何遽而作殺人之事至於證堯之越牆夜過小喜姪十三歲女子窺觀浪談終屬恍惚起堯之贓物不過銅錢夫銅錢何家不有而銀挑等物又何手不可裝陷且數目未對且堯母係文沛之女或平日粧匿中物或臨時借用

三書房全集卷之二

俱未可知總之沛一出門偷免伺之者衆來女之
 死定出他盜而沛以一婢女而賴外孫作賊殺人
 承大辟於天性亦傷於王法亦太刻尚當一駁問
 者也踈柳該道審確招報
 永城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強姦絞罪一名王行信
 會審得王行信強姦一事予所不信蓋二十歲以
 上之男其具壯之極而十歲以下之女其軀小之

極也卽欲強之何隙可入非破肉損骨不能若云
 破肉損骨矣便應垂死何第只報有血何爲事罷
 復完善能歸夫十歲之孩凡係親識皆得楚楚依
 人懷抱間遇少年挑達之人揣摩戲弄事誠有之
 若云姦跡寧有入理旣無入理寧有成理旣無成
 理寧有絞理今各審之所執以爲券者不過穩婆
 之言夫穩婆何足信作作檢屍猶瀕州縣正官親
 驗今親驗否不過其父之言夫如此事卽父那得

知列疑焉可也已經疎枷該道勘報
一起夫毆妻至死絞罪一名倪天民
會審得倪天民因情斃妻事闕爲主且又有不與
姑燒湯之說有痰蹶之說倘真於此三者必居一
焉是天民一抵之分數尚可議減也况更有可疑
者楊氏初來天民間知要娶豈非悅其幼姿乎而
夏邑一審且云天民嫌氏拙陋獄情裝設便伏辯
機是不可不將前三者一勘審也蓋毆有罪妻無

死律未可草草絞一庸奴於枉也該道再一勘報
一起因姦威逼人致死斬罪一名李明元
會審得試詳李明元一招殊覺附律未妥蓋馮氏
聞唱耍而閉戶則匿影甚深明元止挿簪而歸庭
則示情亦隱在氏以冶容而防淫子先能遁形固
是恭莊之婦在元以屋主而挑庄婢不輕下手猶
爲馴謹之人若云唱耍不應元固在自巳之門何
預氏事若云偈勒有因元尚未開調戲之口况曰

威逼夫所謂姦者有姦之所在房在床夫所謂逼者有逼之形用勢用力而元未有一也則氏之接繯乃是自砥節之過而元之納履第有不避瓜之嫌輒擬大辟不已甚乎且彈元之情不過使氏爲縊而檢氏之體何有踰縊之傷招云有誤饁阱阿翁詈罵况乎田家作苦夫或笞極萬一情有別因何得枉人一死自非再審疑竇莫塞也已經踈枷該道勘報

鹿邑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闖毆殺人絞罪一名王思敬

會審得此一獄原起於王思愛與劉江項戲思愛被毆呼兄思敬而與之鬪則逞克報復情獨思愛最切手獨思愛最克高氏劉江之死何知不係其一人之手乎此際施爲惟劉佐救同室之鬪看獨分明故奪鎗刺愛知殺人在愛故報復亦在愛也愛力最壯而鎗可爲劉佐奪者連殺二命其手倦

王書庭全集
也若思敬止愛呼與俱來之人何遂而下至毒之
手且劉佐何以不報敬而報愛也倘二命之死俱
係愛一人之手則卽以愛一命抵之法如是止矣
蓋劉佐係手殺思愛者而得議出豈思敬未定殺
高氏者而獨可議入哉酌量於法與情之間准其
和息或亦非縱乎該道再一勘報

一起姦從祖叔母强者斬罪一名王養時
會審得王養時夜入人家亦可云竊亦可云姦然

姦則以二十餘歲之少男而姦中年貌陋之老嫗
斷無是事蓋氏欲重養時之罪而又惡壞其息之
名硬拚一身承之號於人曰強姦嫖也其實不然
擬養性第當附卑幼毆傷尊長律是爲妥耳該道
確之招報

一起強姦絞罪一名田

會審得田收一招李查盤謂面審袁氏原係蕩婦
謂氏原與收鄰住通有情竇荒郊舉事不期而遇

宋四拄杖之翁赧而相却然收固不已也跡類強
其實和也氏畏四揚已謬告夫姑曰強其實和也
此固以已成姦言也乃予則併謂其姦且未成何
也氏之所從往母家者皆人所必由之路也當時
往來寧止宋四收緣何得而姦之且卽以宋四一
人言收業已爲其所窺見矣更罵叱之矣又從而
作此事收豈禽耶獸耶卽曰推而倒之倒可隨起
四卽弱寧不能呼人喝衆緝此淫惡耶招載收推
倒四之後隨往拉婦碎其衣網其手以刀嚇之而
姦遂成若是不知費幾許時而尚無一人過而問
也且以一人強一人卽夫婦居室有難行者而况
氏已持必不可之勢四作必欲阻之人而收又能
行所難行之事予未之信也姦如未成則獄猶當
議以蕩婦而殺平民平民殆未可殺也踈枷該道
確審招報

一起強盜得財斬罪一名小二回

會審得小二回與邵世大之行劫艾思敬家得財
拒捕衆賊雖死殺一人以准衆人無足議寬固矣
但年止十四上盜之軀幹不備賊惟衫一起盜之
財物殊微縣審謂以世大串金以金挾弟回以一
無知識之人昏然隨之當得援老幼收贖果可援
乎踈枷該道勘報

一起謀殺人造意斬罪一名劉澤遠

會審得劉澤遠可疑之情不獨前院前寺云云卽
如鄭氏已爲其弟行遠曾姦矣則不過一天涯流
寓之婦何淫於弟而何獨貞於兄卽貞於兄矣何
遂急急夤夜爲母氏之告夫澤遠主也高禮債居
傭也卽有姦狀何懼於敗露而必欲一殺以滅口
也此皆情理之不載者也以情理若彼以老年若
此劉澤遠之獄的的可出者也該道勘報

虞城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匡傑

王書成全集
會審得匡傑之斃李克鳳全以其母孟之言與孟
登仕之勸扯爲證乃今前後全閱招冊鳳母到底
願和登仕抵死不認見毆卽加之嚴刑亦不肯認
除是二者則又以何者定匡傑之抵也匡傑娶妻
財禮不虧主婚有父卽鳳告官無足爲傑難者何
必猝下兇手鳳之初歸也空囊失意生妻去帷已
有憤絕欲死之心又加慌張失脚之跌俱有死道
死不必盡歸之傑也且折獄者至於原告不願證

見不招亦可已矣故匡傑之絞列疑焉可也該道
勸報

睢州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馬

才

會審得馬才毆死文虎至使文虎以四尺八寸之
軀中六十八處之傷備極苦毒僅擬一絞豈不良
幸顧細閱招情才殆里巷任俠有意義人也如同

揭宦債而虎故累其獨還當才與虎語取錢之夜
虎仍曰你銀還要借我使怎叫我挈張九成銀與
你此自非才平日慷慨輕財虎豈能作是言則才
與虎固管鮑交也才何緣而殺之虎之死黑夜杳
無一證不過憑一足不出門之韓氏談說我見馬
才叫去然韓氏止能談說馬才叫去也獨不能談
說是夜先在皇甫興家抹牌乎纔一叫去便可稱
殺人整日整夜在本家抹牌者偏脫然不致疑也

此不可解也至於才事難卽自計姑一逃此亦里
兒之常態然恒居深念略不一諱其事而直求教
於教書先生之前先生曰汝卽逃能無累及汝父
母乎才卽泫然流涕卽日奔歸自詣司敗讞者乃
以其自詣信殺之情真而予獨以才之自詣諒才
之大不得已試觀其一聞先生之言泫然流涕此
段情景直是古今忠臣義士之嫡脉固有寧使此
身爲俘爲囚爲殺爲割而不肯致其親於苦地者

王書成全集
此尚可以常囚中求之乎招之初情俱確載陳守
仲造意誑他出來打死使才卽隨此口盡以此擔
卸之守仲亦得以從未減而才竟不屑爲到底以
一身任之而不辭而獨不一度其傷至六十八處
又用棍又用斧此豈一人一手所爲前後之人隨
聲附和搆此大獄嗚呼亦苦矣哉亦冤矣哉以今
而欲徹裡求清湏呼韓氏面質併拘當夜皇甫興
家抹牌一夥人一一究問乃可而前官俱未也則
亦安所執以爲馬才殺文虎者乎幸該道一詳覽
前招而一豁此疑獄可也踈柳審確招報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修

全

會審得細閱郭高郭尚富父子之在阮宅也憑藉
主靈作不順而施不恕不知幾許但卽尚富告詞
先添鼎鉉主使後捏鼎鉉毆死生母二事不存主
僕之分毫無甥舅之情是於法固可殺也卽如修

全之毆原由郭高盜賣花糧奉主母之命從高查
算不幸而鬪毆致死自得援竊盜拒捕之例不然
亦得附奴婢有罪又違犯教令依法決罰邂逅致
死之律遽擬以絞或尚有可議者乎况下手之時
謀由蔡養民而功同王豐王民悅致死竟未定何
手尚當一審以存主分以殄僕惡殆未可以草草
也按察司勘報

一起強姦絞罪一名王三會

會審得董氏強姦一招和與強外人那得知水寒
水煖惟董氏與三會兩人自知之耳兩人雖自知
而不肯實言傍人本不知而好爲妄言今試執董
氏而問之固應答曰強試執三會而問之固應答
曰和與強將誰使定之卽前後招定之矣仍定
之以兩人之口也豈有人證之於姦時獲之於姦
所哉故吾嘗卽是而求之姦有兩不可成而婦有
三不可信何謂兩不可成天旣雨矣過者無不蒙

頭而姦者奈何露體夫人卽有淫心狂態未有不
遭風雨而摧殘見濕濡而逃避者此姦之不可成
一也當兩人相拉之際卽有行者蒙頭過矣已而
地方朱言聞知來已而小三驢割草來已而三會
兄王三友聞知亦來是纔有聲息一時傳遍袁鄉
宦墳固應在大道之傍人烟輳集之所也三會焉
能以一人強扯之強騎之強扯強騎且不可焉能
以一人強姦之此姦之不可成二也若婦之三不

可信更自有說以閨中之婦爲野外之行是有不
可信之心以途間之行成攏上之拉是有不可信
之足以行姦之事指離姦之人是有不可信之口
以兩不可成兼三不可信婦獨生存會竟獄死吾
不謂然且婦至今未必以節顯而會徹裡斷難以
姦寬吾不謂然善乎舊商丘舊夏邑言之也使不
可終抹殺則此囚終無死法也已經踈柳該道審
確招報

柘城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發掘墳塚開棺見屍絞罪一名郭白
立

會審得郭自立爲人惡絕亦痴絕也慕東鄰之淑
女纂唱揚之淫詞迨女以是抱恨而終而已且以
是冀魂可返發塚之舉非圖口中之珠仍竊屍邊
之玉彼豈不曰馬嵬驛太真妃子之事此千古情
痴榜樣吾獨不可踐跡乎試觀其竊鞋寄想招曰

我看了二年又所纂黃鸚兒詞雖不叶韻而饒有
意致是亦天下之大有情人也獨恨其用之不當
耳然緣是得比於詩禮發塚之儒彼卽罹法亦所
甘耳但李刑廳爲之解嘲掘塚之發非由本主剝
衣之證止是花鞋或出郭希孟所爲而伊弟知情
今希孟已死罪疑惟輕若是則自立生機一線又
須發一審耳該道再確招報

一起強盜得財斬罪二名韓守明會

會審得韓守明會書招成屢載其劫爲強如明火如傷主如縛其媳與妾而送之途無非強者顧強以失主爲證失主以初詞爲定乃失主之初詞第告竊也時文之首詞第首竊也若云事主前日懼累諱強爲竊則何知事主今日無累不文竊爲強乎文則明火傷主等事俱可裝飾當仍呼事主一謝之未可付此二人碩果於再食也該道再一勘

報

睢陽衛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聞毆殺人絞罪一名李可仁

會審得賣涼粉小買賣也取利幾何而李可仁必欲爲之較量於輕重之間乎又且毆之至於死乎招稱秤錘一擊直中耳根卽此便足以畢王虎矣可仁之抵尚有何說乎然范安固當時同毆業經問罪者招謂其已故不知故由何因倘在事中可

仁猶可議釋不獨恤寺園圓斜長之見疑而已也
按察司審確招報

彰德府安陽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皇家袒免親而毆之死者斬罪一

名梁小儒

會審得此案因賭索錢怒夫移婦磚石之毆中腹
與肋負痛八日殞其二命不斬何待乃李刑廳顧
媿媿數十言爲梁儒致辯也謂氏未出門謂毆由

拋磚謂磚止一拋何能中腹復能左右中肋又腹
當暑月不壞卽當蒸洗之後而猶報不壞俱有別
因審是此獄似宜開一面矣然本院細閱審冊又
載朱氏持宗女出門向儒理說儒之磚毆係在門
外親打約打七八磚不係拋去何也豈原文畏刑
廳之駁而故改爲乎卽其所云腹高不變又係朱
知縣追論未經蒸洗以前其兄以深坑沙掩不變
非謂一向不變也刑廳細駁具見苦心會審時梁

王書成全集卷之二
儒置辯該道再一勘報
會審得此案許多疑竇福安以以貴爲居停主人
一富一貧不敵也以貴行多子姓更有青衿一貴
一賤不敵也當其逞克之日父子森然而又以三
不敵之人當之寧敢下手不惟不敢下手寧得下
手以故前後讞者類以此致疑而答之者第曰爲
薛應魁等勸阻子不得援嗟夫養性養氣而非以

貴之子則可非以貴青衿之子則可倘其爲以貴
之子也天親之變雖湯火不避矣倘其爲以貴青
衿之子也道義旣知勢力又在且百計可圖矣寧
有袖手傍觀而令惡人橫辱吾親之理是同室之
鬪可不被髮彎弓之兄直宜道以談笑矣况初招
所載當以貴被傷之時養性養氣並不見繪一段
子痛父傷搥胸頓足之狀止云搗回光景何其淡
淡卽其前後兄弟所告狀詞語亦平平未覩傷心

而刺骨豈二子天性原淡不以父死為意耶豈父
病果係風所驗重傷更有別故耶當時福安所告
醫人張壽庵周廷竹賈道謝變吾俱未見曾呼一
人質問心竊疑之故詳註於此相應發該道再鞠
也招報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李國
寧

會審得此案李刑廳謂王子貴所引皮匠之一語

不足憑而不知李國寧之抵所憑原不止一王子
貴也同伴之人劉鑾申友才俱是證也劉鑾申友
才俱有吐詞如其下手不的二人自難枉之如其
致命重傷出於二人國寧自應扯之今皆各自安
其所應得之罪而業已帖然即其三人之帖然處
便可知獄情之帖然處也况聞捉懼罪躲藏周家
偏他人不懼罪而國寧獨懼罪乎此又一足憑也
情事既真好竒及亂政不必也但審時噍噍置辯

王書成全集
卷之二
須宜勘確以服其心該道覆詳招報
會審得獨怪李春榮偏慷慨於同飲之酒錢而反
怪吝於應與之工值李自立不感激其盃酒之盛
情而尚較量于三文之微利一時情景醉耶醒耶
殊不可解况當時所報傷痕止是頭顱一磚如一
磚重耶便應立死稍過一日便是磚輕以六十歲
之老人如燭之在風裡病死耶毆死耶又不可解

其時勸證有張有福曲救有李春華曰勸曰救是
必自立有未甚受之傷春榮有未盡用之兇也會
審時果質之而真情益見矣姑踈枷按察司勘報
湯陰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闖毆殺人絞罪一名申
會審得初閱此招許多疑竇令人躊躕乃最後而
更得本縣楊令之駁也使人心快良心不泯所見
自全蓋初招詳載申才飲酒醉酣悞闖李金河身

上金河喚怒卽掣起地上之石一塊欲將才打爲
同行李尚士勸阻而止而才固不載其發一狠動
一手也則才是時固在被酒醺醉中形旣醜醜力
必軟弱當不知人打之當回與人辱之當校矣乃
無何而有劉舉厠其傍深怪金河下拳腮腠河隨
倒地夫劉舉何以深怪金河豈非以申才之醉爲
金河所欺窘耶夫金河何以隨倒地安知劉舉一
拳非中要害而謬言腮腠耶且申才旣醉矣何知

毆人卽毆亦不甚重何以頭顱太陽胸膛耳根獨
歸其手耶毆亦由舉倡何以不罪毆人倒地之醒
手而專罪因人做事之醉人總之申才之闖金河
醉闖之也申才之毆金河醉毆之也申才後之認
抵醉中所爲醒來無辯無可奈何安之若命醉認
之也再閱金河之兄金春所告之詞首舉劉舉次
舉申才此必由當時同行親見之李尚士告之告
由同行親見之尚士未有不的者而前後招者皆

嚴才而寬舉何也今該縣已駁劉舉業斃事中已足陰抵而本院併不謂此使劉舉至今不死仍當死劉舉而生申才也前後招皆不拘李尚士爲證試一審之當自的的矣踈枷該道勘報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楊國第

會審得張自方之死一時木棍交下有國現國登國周三人不獨國第一人也然自方死後國第卽欲自縊何爲又當未毆糾集衆人之先卽日如打

死我抵命你衆人助我些盤費何爲是自方之死造意者國第也下手獨重者國第也獨以原告與國第相與有瓜葛而故寬之然原告有親王法亦有親乎前院已駁出周而入第而刑廳該道所覆略同國第自無辭于一絞矣踈周之枷入第該道勘報

一起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絞罪一名張

大仁

會審得張大仁雖有恨計秋之心而含藏未發迨
世奎等與計秋同飲酒錢未認而計秋趕之不惟
趕之又以石砍之是辱人于市計秋辱世奎更甚
世奎恨計秋獨深坐是與李得江藍一龍商議打
他一頓其再會張大仁也計已先定卽大仁不從
而固不免於一打不免於一斃也是世奎所謂原
謀也及後兩敵相遇大仁雖先下石而止載傷太
陽腮腴右肋乃世奎則用床腿而傷已載頂心額
顛腦後者矣是同謀殺人下手獨重安見不當屬
世奎而專屬大仁也卽曰大仁毅然自認極楚之
下何求不得乃問官每每當刑書倦閱之候輒以
此四字勾消囚犯也則人命僅如蟻乎該道再一
勘報

臨漳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謀殺人因而得財同強盜斬罪一名

薛士選

會審得士選一案絕有可疑蓋暮夜遭殺證見全無止憑世剛臨死恍惚之口况臨死之口又無人證見止憑其子模稜莫須有之訴乎至於贓物則云花費兇器則曰棄丟以強盜殺人首從皆斬之獄而第定于原告一偏之口則現今原告審後不知幾多謊捏幾多誣聳問幾多事虛反坐而何獨堅信一世剛之子也天下斷無相識爲盜不塗搽其面目而使其認天下斷無相識爲盜懼其認不

毆之至死而令其復甦者大抵此一獄也世剛求其故而不得姑妄言之若曰當是此四人耳其子求其故而不得亦故妄言之若曰當是此四人耳即問官亦求其故而不得若曰其父其子皆有成言矣其初始於不肯輕視人之命而其終遂至不肯自翻也之案上一有駁申詳如故再有駁申詳如故若曰斷也此四人也四人之冤於是乎覆盆之下無見天日之期矣余審是案再四遲疑而

王書處全集
不謂查盤李所見復同爲之甚喜然查盤李止辯其爲鬪毆而謂不當四一強劫而本院則併謂鬪毆至殺皆屬莫有之事也然今四人已死三矣四入之中卽姑以強殺而論造意者廷金也先下手而多得財者守強也士選固宜末減而况劫情原虛造意下手之人俱天斃僅一士選爲不食之碩果而又不爲之議出則六月飛霜之事寧必其不再見乎踈柳議豁按察司勘報

確山縣矜疑囚犯詞

一起首搶客貨斬罪一名楊一選

會審得楊一選禦人行徑已非一端而王喬特其敗露時耳然王喬不活一選亦不敗露天之活王喬者正以死一選也選與守剛居同屋眠同床行同營幹卽其分鞋一事盜亦有交情倘非一德一心何以相驩相狎今恤部獨斬選而配剛夫劫止

選一人亦不得謂之強矣強劫則有夥強劫之斬
不分首從今剛可改配則選亦可改絞矣該道確

報

會審得招載此一案原是夜間舉事衆手叢加那

輝

辨重處爲誰然當時王國奉固已自認之矣然王

國奉當時何以卽自認也律有下手有造意而國
奉之爲造意有二焉其始之糾合諸人也曰侯家
每常罵嘴不若乘今夜他在地內看穀同去打他
一頓出氣一造意也然猶曰打他也至其後也衆
往侯地爲侯家兄弟所識認則王國奉且抗聲曰
他旣認的嘴不如打死他無招對二造意也則已
有必死夫侯人之心矣計謀已定三力齊舉暮夜
昏黑下手獨重誠不可知而造意之人則居然可

知矣迨事發不辯自其一抵此固國奉良心之所不容昧而又何必移絞於允輝也當仍原擬該道審報

一起受財故縱與囚同罪至死全科絞罪
一名陳化吉

會審得二囚重犯而陳化吉與之踈肘說者謂化吉縱之將欲效唐宗放囚之仁乎自當擬以應得之罪但面審化吉堅執已故二人爲辭果否情確

可原該道勘報

一趙林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高雲

會審得水利之設天地有必疏之脉理田疇有各
界之區域也靳恩自恃其父子兄弟親黨之盛到
高仲智之門而逞兇焉旣奪人利又折人股高雲
當父傷母頓之際寧能袖手乎恨深手狠趙當其
鋒固應摧耳高雲之絞儘有可原之情而獨無可

議之法則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而審本犯老而復
聾是否合例該道勘報
會審得節婦與人世忠臣孝子並稱間氣所授不
可多有於世者也夫人世之婦旣節少而淫多則
淫婦之姦定強少而和多也故強姦之等有三其
一強賊其二拐擄其三惡少姦未成而有刀刃之
被姦已成而有溝壑之捐倘非由此三者皆和也

不然以強始而以和終者也今北方之所謂強者
多矣前二者弗論其所稱惡少之犯幾見有刀刃
之被溝壑之捐乎倘令其事中委蛇而事後忼壯
在婦人則再飾鉛華而在男子則永淪縲紲則亦
不平之甚也知此則可以論李戶之獄矣李戶之
姦之所謂強也豈非以其用棍頂門而進乎以劍
加頸二人互捺而互行事乎謊兩孩子併殺使不
敢聲言乎詰朝孟氏說知保副李一真證據有馮

王書房全集
加讓之夾襖乎顧初招則載黑洞洞不見其人矣
云何又見其劍旣說能識其聲矣豈非久習其人
且強之下手卽一次已覺艱難何爲至再至三漸
入佳境恐亦不必盡待乎捺也且捺方行事何暇
更嚇二孩未見出門叫喊恐亦未嘗相訝也夫往
例之所稱捉姦者曰有應捉之地在床在房有應
捉之人以姑以夫而李戶有一於是乎故予謂李
戶稔姦者也宋進成驟姦者也以一人來則和以

二人來則強者也初則強二與三則和者也馮加
讓妬姦者也寄衣何與姦事挑達之行傭奴不乏
吾欲爲而自人撓之發憤無因而漫證於衣也段
崇新賣姦者也詐得錢以爲和詐不得錢以爲強
者也現今孟氏飾鉛華而居然以生桑間濮上未
可知而乃欲以莫瀆有之事獨令二人以死予不謂
然也予旣閱二府之冊因得知其風俗之大槩矣
凡殺無不是故凡姦無不是和有心之人幸一察

之踈柳該道勘報

會審得此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邢海

會審得此一案疑竇種種諸爲邢海欲開一面者不啻詳而何最後之讞者復使之入也據初招載海之毆友功也止鐵鍬一下耳使此一下而重則立斃不應延之二十日以後矣使此一下而輕則二十日以後之死豈由鍬毆而死哉况傷曰皮破定係輕灸曰動風定係病試卽其歇歷二十日之

後已傷若重何暇慌懼乎人已恨若深何肯賠禮於敵且同人沽酒何其安善無恙也講和而散何其相好如初也當時挽和有李萼芳未見拘問其步履之何似薰灸有蔡醫生未見喚質其醫治何症死有別因絞刑未確相應踈柳該道勘報會審得之玉一案前後之議其抵者無他證據止定於楊麻子見衣之一言耳無論以乞兒證乞兒

打毘扯淡之口不足深信卽衣真大傅氏之衣然
初招不又有之玉往小傅氏討錢製冬衣小傅氏
令其挈大傅氏之裙加于身上致之玉不問大傅
氏竊取一段乎若是之玉之衣何知非竊取之時
之衣也殺一乞兒本不啻馬體之一毛然我輩終
日閱冊何爲有疑不矜非其質矣相爲踈柳該道
審報且聞人故斷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磁州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先擬罪人不拒捕而殺以鬪毆殺人
絞罪今改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徒罪

一名李興

會審得捕殺之責職在乎緝盜而功期于得盜應
得之盜而不得盜罪斯不免矣故今之比捕殺者
惟恐其不成得盜之功而絕不見有繩其殺盜之
罪何者殺盜之事緝盜中之所必罹也今之緝盜
者欲免罪而見功有不至於殺盜者亦寡矣而何

獨苛繩一李興也既經恤題應候示下

武安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辛中山

會審得此案疑竇前面駁者甚詳一日額脇脊脊
寥寥數傷無致死之理一日石杵之中止係皮膚
未與石傷符合一日倘由石中頃刻應踣不宜延
至十日以外一日曹天戶始報未見中山之毆一
日黑夜昏昏男女混雜不辯重者何人一日進臣

之年實係六十有四應是病死種種辯端以罪疑
惟輕之說斷之中山自無死法况其前後招中所
載有兩段尚未拈出如始相曰臍肚發青再相曰
舌係潰爛夫頭脇之毆何關內面之傷肚青舌潰
服毒之症也夫以進臣六十四歲之人石擊豈能
久捱除夕受辱新歲不歡憂愁鬱忱非坐病死則
毒死也辛中山於是乎有一面之開矣踈柳按察

司勘報

一起同姓親屬相毆五服已盡尊長至死
以凡論鬪殺絞罪一名杜國喜

會審得細閱杜國喜一案與辛中山之案同一局
也傷止鼻梁肫脈臂膊背肋其傷不甚重同也彼
屍六十此屍七十其年老同也彼屍唇吻肚腹發
青此屍亦唇吻肚腹變青其或爲毒或爲病同也
彼辛中山方在議出而此國喜又可議入乎况兄
弟至情又非日久拖累之後杜守觀卽告息詞初

招載其自商之詞曰兄死年已七旬雖有微傷恐
不成獄此真情也又張知縣後招更有肚腹等處
發青乃杜守登年節酒醉飯飽所致又曰守登原
有左腿狗咬癘疾嗟夫能醉酒能飽飯寧是負傷
之人乎且傷由酒醉飯飽狗咬所致便非專屬毆
之所致矣獄情旣枉人眼自光故本院謂杜國喜
亦可開一面也踈枷該道勘報
一起謀殺人從而加功絞罪一名何山車

會審得何車愚拙傭奴爲主撥置同事四人已死
其三僅留車一人而猶不得議出者以一斧砍肚
登時腸出加功之罪車不能逃然車實無足責也
該縣業爲之致語乞豁豁之可耳姑踈柳該道勘
報

涉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因姦威逼人致死斬罪一名李化
會審得究論李化惟有強姦服孀未成擬遣於律

乃合若謂其因姦威逼致死而以斬加之不免於
苛何也陳氏貞婦也而死恨遲時芳義夫也而發
恨緩方李化乘時芳廟睡之時爲踰墻之樓不從
折齒斯時也陳氏羞慙滿面時芳忿恨填胸人人
誰不欲唾化之面而搥化之頭使此時夫激之婦
死之明白正大兩河之人豈不艷稱以爲閨闈美
事哉如是而化之威逼自應啞口卽讞化之獄者
亦無用費詞矣顧當此時時芳不親告官陳氏久

王書成全集
三五
歸母室若將李化從前一毆公案兩夫婦直丟放
冷落處矣最後陳氏不歸遷延月餘時芳上門往
詈陳氏入官見捶雖帶前日之嫌全由不歸而發
而顧曰李化偏之也李化所爲之事在何時李化
所肆之威在何地而顧漫然加之耶即使曰毆由
化而毆縊由化而縊而昏夜情蹤尚無的證倘係
時芳所斃而送之樹又或係時芳所使而強之爲
皆於化隔一層更寬一帳也至於哄婦出語復行

強狀此皆其後來之添入全不足信蓋細查李化
時芳兩人之年當日止是十五則婦更稚孩男雛
女幼彼豈知禮又寧知法以一夥少年不更事之
身構此情局卽無可疑抑亦可矜故曰陳氏貞婦
而死恨其遲時芳義夫而發恨其緩李化淫人而
偏恨其倖免也林時芳而遣李化足矣踈枷該道
勘報
一起姦總麻以上親之妻強者斬罪一名

劉國亮

會審得此案亦有疑竇據劉國亮之初心止於報
姦而止遂姦之後第覺王氏之可愛豈可覺王氏
之可憎乃沙塞林截已姦何用卽國亮初心變本
加厲不應至此至曰拉氏不從卽用氏裹脚帶綁
住強姦此猶說夢夫裹帶纏擾強解愈難且手脚
四處未必尺寸之帶所能縛大抵此案卽一強姦
服嫂國亮便有死法若論招詞愈駁愈晦反使人
憤憤也該道再一覆確招報

衛輝府汲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因姦殺死親夫斬罪一名趙金城

會審得詳閱趙金城之與韓氏姦也以分瓜起興
以摘柿偷歡以看穀謀命止圖自己之鸞凰不顧
他人之蠅蚋自非一斬何足明刑顧傷人須有確
證而金城徒以形影致疑始終欲求一證據而不
可得進賢子孝固二三其說而前後駁者亦惚恍

其辭是崔世高之死尚未知的係何人也本院今固以意度之在常錫口證世高地穀已割業爲盜盜去三十箇地內周圍俱有腳踪大約有十四五道則的由於衆賊盜殺世高觸之不免爲諸盜所斃耳况二人穩姦業已同住世高從無後言韓氏有如已婦金城又何所恨於高何所碍於高而下此毒手乎况憐子莫如父而崔黃屢告息詞情景未真矜全亦法已經踈枷發分守道再一確招

一起原擬同謀共毆下手絞罪今改杖罪
一名陳卿同起原擬原謀徒罪今改
擬闖毆殺人絞罪一名石進朝

會審得據初情所載陳卿希祿皆柔懦未免爲鄉人也入城而偶遇相識之進朝其日賭日飲日嫖俱進朝爲政卿復同之迨進朝酒興旣狂淫心復逞相與拍肩爲平康之遊也計二人嫖經不熟村態難捐必有強之而無可奈何者初招曰陳卿希

三書及全集
三
祿尚不敢進娼家夫此一足也進娼前門而不敢
豈踢娼陰戶而更敢乎既經前院駁而刑廳審情
證俱確卿出朝入數年覆盆一旦天日矣已經踈
枷該道再一勘報

會審時一起殺一家非死罪三人爲首凌遲處死

一名祁志學同起爲從斬罪一名王

氏流罪一名祁三子

未審得凡律闔毆殺人皆擬絞而祁志學獨擬凌

遲爲其連殺四命一命不足以抵之故甚其刑而
爲凌遲耳今凌遲志學斬國榮緝國昌而復不留
一線之生於其妻王氏是四命四抵志學之惡且
以妻子分而志學之罪不以妻子減乎又何凌遲
之有今旣凌遲志學則於餘人當有恕詞卽不有
恕詞磔其父斬其子又議候斬於其未獲之子則
於其妻王氏當有寬法况初招不過載志學率領
在官王氏再毆不過載王氏打碎自己家火助勢

夫曰率領則事不由乎已夫曰助勢則已不與其
事縱令志學窮兇極惡一婦人耳何足恨何足校
而不置之議外乎志學父子俱如原議王氏相應
踈枷該道勘報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秦宗孔
會審得詳閱諸招無不各留疑竇初載止打兩拳
而三檢則報多傷致有屢駁乃巡按張之駁則在
最後也其曰屍傷惟骨綻不可假他若按摩凝血

因跌磕撞因病卧壓皆可傷則宗孔兩拳乃是
的傷其餘所報多傷卽最後駁報猶未的也又本
府范推官干證高四之審此又最後矣乃高四止
云初持磚照虎面砍一下再拾瓦打一下遲了幾
日趙虎動風身死夫此一案所藉爲鐵證者只高
四耳而高四所報若此則八十老人經歷諸趣或
跌或病或卧或摩何傷不有而盡以諸傷歸宗孔
乎諸傷若不盡由宗孔面上兩下何能斃人以八

王書成全集
十歲之人延十二日之久身死寧必由毆况證者
又報動風身死乎今恤部已駁李玄兩刑廳復爲
致辯若宗孔者固宜在矜疑之列也已經恤
題候明文行

新鄉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絞罪一名李
可仕

會審得據前後招詞李秉智用財用計賄狀師賄
中證賄件作凡可爲可仕出脫不一而是則卽其
能設法以求可仕之生豈不能造意以圖曹任之
死說者曰秉智坐飲驛衙打曹任之候原未在傍
正惟其乘不在傍之時而死之方謂之造意蓋意
者不必身爲而計已定之名也今擬改可仕同謀
秉智造意出仕而入智方謂兩確且面審之日可
仕憤憤悉鳴前日賄買之狀而秉智叩頭伏地更
不發一語置辯固克人到底水落石出之時乎可

仕已經踈柳該道覆確招報

輝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共毆人因而致死下手絞罪一名崔

世登

會審得據招詳載少布值者夏國祥也牛宗學不
過承過之人世登何至取懟特甚既毆其父復毆
其子有不死之不已者乃該縣新令欲援欽例爲
登開一線謂經已細審崔汝偉原係同謀共毆之

人不止於爲地方之人當時解道被責累殞於路
况汝偉又世登親伯業足抵之世登例得開豁第
地方人同謀助毆人死於道死於家尚未的確亦
尚未踈柳分守河北道再一審報

一起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下手絞罪一

名雷進國

會審得雷進國一案據府廳趙新令王共持議獄
有疑竇謂招載進國趕打時王坤兄弟業已走避

王禮成全集卷之二
似有未被趕打之狀又謂王禮襲入幫坐妄認錢
爲已物便已入手又何待打後乃始拏錢媿媿數
百言欲爲進國開一面者然本院以情以理斷之
始之商說賴錢首禍王禮也入幫先坐與王乾爭
嚷者王禮也王禮卽非下手而元謀加功固應不
寔今王禮業已遣解斃於遣所正與 欽依凡同
謀下手絞罪果於未結之前遇有元謀助毆之人
監斃在獄與解審中途因而病故者准其抵命今
查王禮死於驛中則非家內似可列之矜疑言頗
近是業已踈枷分守河北道再一確報

洪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劉登選

會審得此案未久曾批去曰據初招登選與得時
飲酒三壺兩人俱醉日色已落回到本村南坡生
員孫耀祖車房談說夫往車房談說所說何事且
生員車房豈無看守之人豈夤夜不禁出入而輒

容人談說者必此二人乘夜共往盜孫耳得時之
之死或孫氏知覺暮夜以盜殺之其不殺登選者
或登選逃而免耳夫登選愚人也其初本欲認毆
以免盜而其繼遂至昌毆而得死當初孫生員之
房原有一的確證見日擔糠李進在每勘並不拘
問何也招情業經 部院兩駁而此段尚未拈出
今會審半得其情獨孫生員李進不在且未踈柳
發分守道再一確審招報

懷慶府河內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劉時
政

會審得劉時政雖與霍從訓有爭地之恨然時久
熱念固應就冷矣奈何父子無故商說猝伺諸途
而擊之拳棍交加絞抵自分固矣然干證之人俱
霍氏人也讞之者且曰舍屍親而不可以作證此
外更無可證之人無可證之人矣又豈有可定之

王書成全集
案哉一線之生姑存之以俟後勘

一起闖毆殺人絞罪一名程立新

會審得房值不還孟守明代親索討此曲在程立新不在孟守明也夫何二臂交攘明見弱而新見強不頃刻盡中諸要害而明已畢命矣絞安辭乎顧招內所載干證二人所謂唐守庫李龍者並不曾敘係毆時在傍者或瞭見者或干連有因者笑爾案插而屢讞者遂曰真證的吾尚未知其的

不的也該道再一勘報

一起闖毆殺人絞罪一名張國臣

會審得此招始載張國臣與王守雲本無讐隙同飲于市止二人耳而先飲十壺後飲五壺其醉如泥不知有人我恩怨可知也迨其黃昏各散雲死于路謂是由國臣石擊然國臣固宿于十里以外磨頭劉四家也石擊乎他物擊乎國臣擊乎他人擊乎誰爲的證第曰未出門聞聲之曹氏也曹氏

平日與國臣熟悉之甚耶何由遂辯其聲朱冠卽有鬼神密授其秘耶何以遠尋十里以外之醉漢證旣不的醉亦可原况臣年已七十以外人矣不援過失之例則援老例爲之開一面之網可也巳經踈柳該道勘報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劉守邦

會審得劉守邦等之叢毆牛存誠也非但惡其歸索資斧且慮平日諸奸相爲種種惡狀或至於官洩攀耳故當時謂守邦救者併擊証者賄免今寺院兩駁皆謂衆手夜逞未辨孰重且以一成之招開一面之網可矣該道勘報

一起姦夫謀殺親夫斬罪一名宋不認

會審得宋認自成羅氏心忌本夫花地卽藉以偷花助手遂因而下手加認一斬何所說乎顧宋記前狀無名郭氏後認改口金兒固不証姦菊花併稱未毆必竟云何卽是論之讀旣浪子賭場肆飲

何處不可招傷當郭氏責讀蕩費糧銀陳義甚正而不

謂讀之不承教也讀既反唇而相稽氏安得不持

杖以示儆一時或跌或搏而認以偶爾在傍在氏

爲乾娘在讀爲族弟苟能代答上以示釋尊者之

怒而下以寄戒諭卑幼之刑亦胡不可而不謂痴

兒之用是殞也事起郭氏原非無因郭氏既得援

乞養之配則認或亦得附原謀餘人之條乎若謂

姦情捉非姦所証少姦賊認豈預知郭氏之有此

喚打而遂生謀殺之情當不其然尚當發再一質

之踈枷該道勘報

因始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闖毆殺人絞罪一名陳栢

會審得李子材租地瘞父而不賞其稞卽偏取過

甚有何可恨乃陳栢欲張居停之勢併示杯酒之

酬代取王實而粹之醉衷怒臂不啻弩箭離弦發

不及制而王實死矣王實死而陳栢安往則有其

致命應得之罪在至今莫改矣但恤寺前載其年
已七十有五今再歷二年是爲七十有七矣黑獄
多年黃泉未遠似得援矜老之例特踈枷該道酌
之以報

一起同姓親屬相毆致死絞罪一名葛希文
會審得葛仲熟代侄贖身爲豪俠意氣顧其中情
致俱有不可解者如力作之身贖而算利如贖於
沈而役於滾滾反從熟取錢如爲耨贖子耨不德

熟則亦已熟不責耨償錢則亦已而耨更向熟取
錢此皆不可解者前後招中俱未見明哲敘次又
兩脇腎囊俱係要害何以二檢而傷俱不載解之
第曰日久肉已潰爛豈他肉獨不日久而此肉日
久耶豈他肉獨不潰爛而此肉潰爛耶凡傷若皆
可以潰爛無則日久年遠遂至於無傷可檢而何
以凡檢屍者三檢四檢原傷不泯日久年遠仍檢
不廢也卽使人命甚真而招詞混亂使人刺眼爲

王書成全集 卷之二 四九
有李郁而寧知報風亦有李雲乎范刑館持議欲
置矜疑而吾請以應選之自盟還讞應選生不如
死今日之事其言也驗則今日之絞又固其所願
一瞑而萬世不視者也何必矜何必疑面審年已
七十有餘是否合例該道勘報

一起夫毆妻至死絞罪一名王汝花

會審得此一招徐氏之死據任氏王汝召王加才
初報俱謂氏有瘋疾諸傷皆磕跌所致此固有可

疑矣卽以毆論徐氏性氣激潑其往日爭子爭女
固未嘗一毫低聲忍氣於其夫者况礮刀磚塊諸
楚備嘗之夜反不一揚喊叫之聲百用逃躲之策
而俯首以聽夫之斃也且夫欲斃之立斃之已耳
磚刀之下何求不得而胡下手日十二日之夜將
死日十四日之晨竟不知此二日之內氏之呻吟
牀席聞者見者當不乏人而固不一膚慙耶且汝
花又何故不立斃之而俾之可以膚慙也磕跌之

王書房全集
五十一
傷固應無所不有夫擊之事當無用此遍體狠毒
之爲汝花卽無賴死子死女死妻應不如是之甚
也今汝花且有訴詞矣原情據事固宜在矜疑之
列而况范司理有同然之心乎面質得干證王汝
才謂的係病死姑踈枷該道勘報

人皆欲擊之而馮竹其一竹之案徒以李剛之證
安知剛不於有錢者厚而於赤貧者薄乎卽就李
剛之證而言竹案猶在可出可入之間况就主助
有人而言竹罪已居有生無死之列矣踈枷該道
勘報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劉三魁
會審得劉三魁旣係酒酣其下手應軟何爲隔衣
而能破其心坎之皮旣心坎皮破其受傷應重其

斃也定在頃刻何爲以朽軀而能延之數日又能持磚上門趕打圖報復也以垂老之年挾痼風之疾抱跌磕之傷當抑鬱之候皆足以死獨謂三魁死之哉踈枷候示

孟縣矜疑囚犯詞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張起元

會審得張起元一招傷不甚屬致命所重者乃在齒落而齒落豈致命處乎况楊鎮江當日將父架

回之日情景原淡倘使傷重便應所告之詞言其大者而一則曰齒落再則曰齒落絕無一語及致命者則必其無重傷可知也及軍廳查報張永清訴詞牽連楊家婦女而後本屍連聲嗟嘆氣絕身死夫連聲嗟嘆則是氣死非毆死也不一叅本屍求訣時之詞乎打我行動不得還來挈我家婦女止曰行動不得豈是生活不得哉此一獄也尚可待再辨者

溫縣矜疑囚犯詞

一起強盜得財斬罪一名閔思誠

會審得強盜本不當爲之求生而閔思誠一案大有可疑蓋強盜之所憑者同夥之攀詞也而李思行李才子張天佑等則云原未同上盜矣強盜之所証者賊也而錫壺止是鎔錫白布白衫失主不認青襦搭原者不認換新則認矣夫強盜旣非陣

上捉獲又未曾放火殺人止此二端以作鐵案而思誠無一也再駁之後讞者何惜一囚而重煩筆扎止曰里巷人不肯保必非端人而遂勾銷之以一斬不知縲紲中人身名已賤與援無資誰肯提挈且原所以不肯保之意卽其人素性稍橫踪跡可疑或止於竊或不過刁皆不欲保矣而今之所以勅斷思誠者則斬者也據法據情據事豈得專據人言盜本不必寬求而人命殆難草結或者二

十餘人俱殄天刑而獨留此一人以示上天之不
欲殺未可知也按察司勘報

河南府雒陽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因鬪毆而誤殺傍人以鬪殺論絞罪

一名楊世福

會審得楊世福一案欲重之與欲輕之者相半重
之者爲其假公正之憤圖口腹之需逞兇縱手致
斃二命也輕之者爲中止一擊何緣有八處之傷

仗係椿棍何緣有圍圓之驗二歲之兒倘非驚死
定由磕傷詳哉范司理舒軍廳之推言之也故亦
併示疑端以俟後審該道勘報

孟津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謀殺人從而加功絞罪會審駁問改

擬謀殺人不加功徒罪一名丁振邦

會審得此案越數年而始得情越數年而始定案
又越數年而始駁招定之者謂青年子矜數人謀

而殺之丁恐之招可據毋答之詞可憑二兇雖斃
謀殺原有各得之罪謀殺原無准抵之條丁振邦
固難失出也駁之者謂證據無人事屬影響以二
人抵一人足矣丁振邦固難失入也然總之未確也
惟陳令之言近是何也初招所載邦毆以石又在
先敬扎一刀又在後則是瓚之死死於刀非死於
石也死於敬非死於邦也准之謀殺而不加功於
律正合丁振邦於是乎有生趣矣按察司再一勘

報

一起原擬鬪毆殺人絞罪改擬杖罪一名

李進言

會審得詳閱招情李進言似一醇謹本分人當兩
婦爭嚷之候而進言便詈其妻曰他是箇病人待
死你讓他些再嚷不止而後激其妻你與他跳溝
蓋意在使其各散歸而妻不喻其意竟扯趙氏趙
氏移怒李氏者而怒進言至扯其衣褲當其掙扯

之際寧無挨撞寧無跌磕趙氏以奄奄新起之軀
又兼平日使溲之性病而氣氣而滾滾而跌磕一
旦殞絕固其所矣前之駁者俱謂趙氏之死半由
病半由毆予謂進言並不會毆也不毆而何以乳
上各處有傷也曰由磕跌也又謂土塊不能傷人
則予閱河北諸冊其以土塊傷人者多矣予謂進
言併不會持土塊也故趙氏之死直是病後爭穰
傷由跌磕死由氣憤進言實一醇謹本分人情可

原法可寬也已經恤 顯候明文行

宜陽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強姦絞罪二名馬 光楊進才

會審得此案殊多疑竇無論告盜得姦全違本旨
卽據招申之所以證姦者不過曰聞聲曰驗器以
莫須有之事而定夫必不恕之刑予請得而詳辯
之二人旣意在乘便得姦何不瞰夫之亾而徃夫
旣在房矣是此係兩人彼亦非孤身也何遽而坐

受其縛且旣在縛夫妻在何處不可走耶旣在姦妻一姦一按則不及制夫矣夫在何處卽身已縛口不可喊耶又其所最不可解者當兩人輪姦之際上砍其乳下傷其脚則渾身是血何以成姦負痛方深何能辯噐且姦事已矣二人出門矣何以不喊鄰拏旣知其人矣何以不從彼究故朱守禮之告告盜亦是也告姦亦是也而硬執爲馬光楊進才非也至今李氏不儼然鉛華而生乎哉貞淫

之事後皆不可知而遂以冥而妄意之兩人置之黑獄卽以懲淫實亦教忍踈枷再該道勘報

一起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絞罪一名周

孟全

會審得石大鎮之死暮夜委不辯的係何人妻梁氏戀姦人多則圖大鎮之人自多也李春花是夜旣與梁氏同睡又何緣而與孟全同毆中間所據之證卽憑梁氏之口梁氏旣恨春花孟全之阻其

去豈不誣春花孟全之害其夫誣口既不足信則
抵案自難謂定善乎王令之推言之也詳而核曲
而中孟全於是乎可生矣該道再一確審招報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曹氏

會審得薛子科之來薤園也如謂非病則男子不
應受制於婦人如謂是病則安步而歸越十四日
始死之羸夫不得委罪於毆者况棍擊傷宜斜長
而圍圓偏現傍證俱謂跌磕與曹氏無因前兩院
俱謂孟春宜以老矜曹氏宜以疑豁莫三人而迷
相應再發勘矣該道審確招報

永寧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身絞罪一名臧守光

同起原謀遇例減杖徒罪引例克軍恤

寺審豁具題未示一名衛守安

會審得此一案幾經勘問幾殫聰明有質之神有
信之夢者當其好奇自堅便不勝得情致喜此持

之有故而彼言之成理而最後冷眼閱之却不其
然此獄吏之所難稱平允也予閱黃天福之獄可
異焉程繼聰以出首受賞而隨後以吠影議償臧
守光以不加功定徒而今且以重下手議絞將使
誰與定之雖然一命一抵而今且死者四人卽守
光吾亦以爲當議一面也該道再確審報

盧氏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韓印

會審得細閱此招崔光山之爲工雇人卽不必據
成德之約就現在亦有兩端可定者何也韓印與
成德交好平日故儕輩也當壚賣酒以兩黃公而
雇一酒保此自然之勢自然之理也若謂光山止
是成德之雇而韓印未雇則原本同是三斗傭作
獨多一人德何費而印何省也且磁缸之分招不
稱印與光山算帳乎倘非印雇雇值何煩印算又
何煩印爭也則光山其爲工雇人與爲印所共雇

人必矣工雇人旣明則韓印未減自定至於磁礮
顛門一傷亦自有說如係傷重皮骨俱陷固應立
死今且以一月零二日乃死矣是傷未重固宜招
所云皮則破而骨僅有痕傷未重則一月以後之
死尚得謂磁礮所致之死耶印似可寬該道再一
審報

一起威逼期親尊長致

有絞罪一名鄭

續

會審得鄭續故是橫民然法無可死何也當其與
兄夜飲之際相嚷而至於相夷而兄乃以刀砍之
固已負傷伏地矣此時兄自度續必死弟死而兄
得免乎弟死亦死原以相償非以其相逼也至於
李氏之死原係事中之人蓋叔被刀傷夫旋服毒
一室之內氏寧不知故後續回以此詰氏哥服毒
你何不勸定是你毒死我哥此亦逼真之談而氏
之所心疚也如是則氏亦非續之威逼明矣續情

不可恕而法有可宥固當再駁勘問者也該道確
審招報

五服已盡卑幼毆尊長至死以凡論
鬪殺絞罪一名常泰

會審得常泰之死常秉鑑也傷真證確據法惟有
絞抵矣然一稱十七歲一稱十八歲涉世既所未
深而扞網自所不悉豈知現之遂至中賢當原擲
之實出無心本是兒戲至罹王章先儒不有言乎

小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故吾雖哀
秉鑑亦不至恨常泰也吾卽恨常泰還有以諒常
泰也慈幼人所同心聊拈出以再審苟可援收贖
之例或不嫌於縱乎該道再確審報

陝州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用毒藥殺人斬罪一口張氏

會審得此一案前後讞者旣以毒情不的而開李
三重矣乃余則謂併張氏之毒情亦未見的也蓋

從來只聞有姦婦謀死親夫者矣未聞有姦婦而謀死姦夫者也夫淫婦好外而戀新雖刎頸不易試觀張氏之與三封不顧牀上之醜醜而獨暱窻前之挑達意重情深鴛鴦雖經狂夫打散雲雨尚期後會重來謂氏而毒三封非情也然則三封何以死也曰以氣死也不然以病死也何謂氣死當三封窻外捉姦縛樹之日以銀則去三十兩矣以原約則退八畝矣三日之內能無鬱鬱鬱鬱固足

以死人也何謂病死招不載張氏曾點額於崖下三封曾入夫空園乎此果何爲固將以爲姦也姦後而氏復多情且飲之酒醫謂行房不宜飲燒酒能發陰症三封之飲蓋燒酒也則又其或以陰症死未可知也三封死後氏跳崖抹頸正慮露此若夫毒死以三日之死而追論夫二年之砌益覺無味以銀釵之白半體之黃而謬稱爲日久之變轉見支吾故予併謂張氏毒情亦未見的也夫古有

庶女叫冤而風襲齊臺者氏未可死得無當附庶女之冤而爲之一審確乎已經踈柳該道勘報

靈寶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馮登現

會審得宋惟寧之死暮夜無知今所執以爲馮登現之證者止是其弟母之一首首而至於弟與母尚有不可信者而吾以爲轉可疑夫母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自非反叛背逆墜宗滅族之事寧有

必致其子與兄於死之理孔子不云乎證父攘羊吾黨不以爲直而前後讞者何以獨取夫登現母弟之直獨信夫登現母弟之首也現之母必大不得意於現而鍾愛其少子者况人命偏臨不畏其相連亦畏其相累母益曰吾拚一子以全一子是其意甚私其情甚忍而其言甚誕也除一母弟之證而此一案人命之證遂無可爲證矣然則寧何以死也以自縊則耳後無傷以他盜則夙讎莫辯

王書庭全集
除一現之外又欲爲寧別求一死之故而不可得
雖然危險之端古人夜睡與鞋履相辭而况夜行
者乎而可卽謂寧之死爲現之死乎此一獄也列
疑焉可也已經踈枷按察司勘確招報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紀三

會審得紀三英以盜花之故毆斃張從善一以拳
二以石三以瓦圍圓之傷自供頭顱顛門等要害

下手獨重爲已也則絞尚何辭獨謂當時稟由官
捉人以盜獲原與平人不同父被獲而子護之亦
有拒捕之議卽張從善父子俱死而孽自作於偷
花身因殞於拒捕紀三英固尚有可議之條者也
相應再發該道審確招報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李應

朴

會審得此獄隙開於李應才而應朴以從前一向

未與事之人和之招載首與三人商哄他打一頓者應守也隨叫趙守倫啜至周管村空處應才也應朴雖先下手而許錫民未見倘地及應才等石塊繼之而招稱亂行撻毆石更有重於棍而亂又不計其數無所不重之詞而錫民遂已氣絕身死矣且驗傷首次二次顛門頭顱耳根心坎俱載圍圓與石塊合不與應朴之棗棍合而最後件件乃改稱斜長也然斜長之傷卒亦不勝圍圓之傷之

多則元謀爲才下手重亦爲才乃專擬應朴何也今才已死朴應開一面耳該道審報

闕鄉矜疑囚犯詞

一起強盜得財斬罪駁問改杖一名喬約

性

會審得約性業已議豁矣再一究之似果有可豁者當時一元被盜告狀上司督緝甚急約性固招載先諸人而首拿者捕快意在獲父而僅獲子苟可

抵上人之責限曾何計其真與僞也至兩造面質
不辯招承雖有各報之賊夥而終不肯揚父之名
是其志固願以身代父孰知父亦不免不大可哀
况况賊夥不攀賊獲不載固父又斃約性固得附
犁牛之子開一面者乎已經恤 題候明文行

玉書庭全集卷之三

臨川毛伯丘兆麟著

按豫讞詞

孟奎載麥趕驢匹夫非有行辟人之勢何爲而苛
責孫守豪之偶撞也奎不見進忠之獨恬然而俯
拾乎在忠何馴在奎何強迨至縱手疊施人已斃
命試質奎今日當抵命否則知奎亦應悔早不能

如忠柔弱幾分到是生之徒也

張體仁以二人打張西一人徐有遂從傍說之乃法語也而何體仁之不可以理論也賈其餘勇豈但打一人併打二人而有遂之魂已逐箭頭飛越矣不絞體仁是使回子得勢安所云荆舒是懲也

董寧

傍觀說書千百人中一人卽與銀二釐李慶雖毛兵固拾二分本分也有何可恨且卽可恨何預寧事而顧且從儔人中獨起而與慶爲難乎癸腿所中處處見傷但卽被毆之人扭結稟官而寧之應絞固有不必要復問乎他證矣

秦有志

邵際時祭餘留客杯酌方酣而秦有志固施施從席間餘瀝中來也其墀間之齊人乎于時脇肩有態媚主無因而適有趙孟學之事爲之代罵爲之

代毆彼固自謂報主人盃酒如此其忠而豈知毆人之能死人哉殺人媚人自非一絞無以懲俠骨之効顰者

唐時雄

入城之際肩摩轂擊此自常事焉得人人而責之而唐時雄固獨以自火鄉人可欺也蓋自拳脚棍石相繼迭施而自火固爲當車之輟矣一死一償卽爲時雄自作自受可也

張金

生馬不施啣勒奔突之患寧止撞磕哉然劉志儒業已嬰其犯矣呼喝控御固馬圉之責未聞圉友不問馬而傷人也然則金可不絞乎

劉尚仁

劉尚仁爲人不肖但使常與宗婦和諧何慮囊金不贍顧獨以三十兩白鏹打斷鴛鴦之侶乎仁自是踈而嗔上而忌片時三狐刀下併命尚欲以其

餘勇施之楊進經也據仁舉刀殺人自分抵罪尚
何疑於一磔乎

李永貴 傳好祀 劉 孝

李永貴兄弟六人吹簫吹篪家庭之間亦足樂也
奚爲而以小隙搆此大克卽當烈焰上天之際計
窮事極然推刃之手豈可加之伯兄哉河中之屍
問誰所致恐貴卽有百口難以辭其磔者至好禮
劉孝各有所施之毒則各有所承刑兩人而絞

無再詞矣

袁 受

素窺隣女之姿兩番竊玉一意投梭遂欲打碎琉
璃不管摧殘脂粉惟紅顏之無生知素娥之有節
可殺不可辱千載香魂難恕亦難饒一條狗命

王 詔

王詔有懷孀媪來意甚濃迨入室卽呼名而已知
佳人之不我耽也鞭而斃之意在滅口豈知難斷

爲肆留一以券他日之三乎強姦如此真斬不枉矣

魏 禎

菊台好比頑童韋居正固頑童也乃復以頑童比頑童前魚懼泣新鳥宜羅居正止知媚菊台而已豈知天下亦有不屈節之狡童能殺人之美男哉禎之斬禎之自分審矣

郝孟冬

淫惡過人踰牆盜色忽聽呼名恐色未沾而名已著也於是猝謀殺之卽以氏所借之斧還以砍氏氏之烈性不更則冬之罪名愈重冬不當斬乎據祥符之冊姦事凡肆見矣而皆以強名皆以死著何此邑之多節婦也是可欽而敬也

孫思

地爲河灘孫思父子卽避差遠徙是惰農也于茂卽新得河干之膏腴乎非人力不至於此而何孫

思之欲享人之現成也預埋木棍強割豆箕于茂
一身能當十人之擁毆哉驗杖比傷山木膠塊惟
思獨券思卽不自認抵能不抵哉

石得海

終日平康不惜黃金買笑寧斬白鏹售酷而何獨
不一勾消乎王公之酒帳也索而怒怒而搏春榮
掣子之肘而得海中父之囊溺出命傾內傷甚重
何必更繩他傷哉絞抵宜矣

許尚義

以衙役嫖院寧肯撒漫使錢半是持強白騙白順
之來自應縱手然此豈尚義之所欲哉旣嫌其新
愛分情又慮其鬧錢奪俏二掌再趕手搥腎囊立
時而制白順之命是其心也不窮故殺之斬而僅
擬毆死之償亦云王法太仁矣

孫才

博場結局常不得佳孫才之毆盛加言固其所也

蓋彼其視錢不啻性命得則生弗得則死其所由
來根器有以犯之耳然則加言之死孫才之抵俱
何足惜乎
而周宗孔
本王既克狼無倫助之以宗孔而虎有兩翼將飛
而食人矣張滄螳臂乎蚕股乎通條所加卽以一
百五十兩之金買命而猶不許王命重於國法
不絞克奴藩爲尾大矣

宋天壽

甚矣宋天壽之愚也以六文錢而殺人以六文錢
而自殺試觀其兩家發難一持父子之兵一排兄
弟之陣惟恐甲之不堅兵之不利而寧知後日之
事有不可以復悔者哉絞天壽吾不恨其惡而反
悲其愚

于體登

于體登始終爲酒所祟倘非酒也決不至平日歡

然相得之友而更毆之決不至以破腎落子將死
之人而復斃之卽毆之矣斃之矣決不至以斃人
之真情卽晚遂向其父而告之一絞之擬其情可
原而法無可逭也

王孟秋

夫人至上門被辱而不敢恨載酒賠情而不得歡
則尚有何策除是打死兩方罷手此王孟秋片時
所以不再計而用之陶際春也事已孟秋大噉曰

我打死際春爲一方除害此無異荆軻之七高漸
離之筑孟秋卽囚乃囚而俠哉絞固其所不畏矣

田孝

負販之人所謂智盡能索不遺餘力而讓財者田
孝豈能讓宋龍之專利哉掣棍而擊車卽爲棺龍
固死矣至今問孝皮張碎銅大車以載者安在不
啞然而發一大笑乎絞擬久定後觀自無可着手矣

王守禮

夫被毆而婦必救婦苦救而敵必憎鐵鈞之中弱質微軀寧能當此荼毒哉此何氏之所以死也然則王守禮不當絞乎

王新氏

生有子女則與新人笑語喧時亦應念舊人何處住中途毆前路復歸而諧魚水止抱過船之琵琶盡忘舊窩之琴瑟女妖耶女戎耶不磔何待

王永祚

王永祚通天神棍也無論其手機目械舉聖智之所設盡爲大奸之所假卽其一宿豫謀留函票於袱中藏勘印于地下顯其小而隱其大其猾其狡如此自非一斬則三尺不靈而諸奸得志矣

張錦 孟九思

作奸犯科之事宜入之所不敢爲而人猶有間一行之尤而効之如張錦孟九思者張錦原爲糧書其奸巧固然乃九思初固以此事質錦以此事止

錦者乃亦學邯鄲之步効西子之顰耶證偽造之情湏于當面刻雕今試雕如畫非其伎倆素工則其機謀足倚不斬二人兩河從此多詐偽矣

陳氏

王孝孺夫耳妻與人姦至紅杏過牆緋桃逐水而第止手打則儘可云耐羞忍垢不難爲其妻者矣何陳氏外交獨穩結髮竟忘首之爲賊賄之使捉惟恐本夫之不早入囹圄而新人之不早諧秦晉

雖曰進忠唆之然寧非自己欲之但誣告便擬絞夫比於父母比於祖三尺儼然誰能爲氏寬也

孫孟兒

孟兒與得梅少既有交壯亦當念途巷戲謔之語奈何住留胸臆成一旦殺人手段乎咄咄孟兒貌非龍陽手如蛇毒自非一絞得梅且將作厲鬼從地下殺汝矣

桂林不愛竹林四州各糧

王書苑全集
強盜論得財不論財之多寡四宗白晝黑夜打搶
行劫犯同則罪同罪同則出入同而乃間有致疑
于愛竹林川者爲其各賊花費二宗叟叟口辯故
也顧愛竹無賊則蔗船之泥屐何來林川無賊則
鄭州之驢頭安取吾方且以一證百而豈可舉一
廢百乎當如原擬姑緩其決耳

去山近樓

欲買蛾眉之心須出糞金之手些須柴米近樓便

欲占斷人間春色乎自無怪園關不住紅杏出牆
而復乃以風流不韻之手其青樓薄倖之名登臺
折柳當戶鋤蘭可憐仙兒隨歸鬼卒亦太忍矣本
宗痴妬合應一死不了同居之緣更赴同穴之約
與他作對豈非自招之案乎

一樓

卽朝壩

兩樓

卽朝壩

宗室一樓兩樓旣忝帝室之胄又享食邑之腴
人地旣崇橐囊不赤奈何其以朱邸之貴竟作綠

林之奸劫凡民道路以目劫同宗懿親有口持三尺者又誰肯議入宥之條滋三郡之害哉賊明審確自應題參但招用監故之丁九成引議是否法體而可以上聞乎案平

勤淡玉板有名食邑有祿而甘以卒帝宗顯爲盜行自應一參至林亭旣云無名無祿則其逃也不難無影無蹤然當時守柙司櫃原有其人縱虎逸

狼焉用彼相須嚴加比較必獲同題始不礙例也

養性

養性之父秋波索債不與反遭光炳毆而斃之業擬一抵固無辭矣惟是養性不應以告毆之人更復毆人索賄之念一存則復讐之舉不俠養性是又一光炳也總之此案兩父俱以毆斃兩子俱以絞抵情旣相埒法亦相準自無所致疑也

王士英

王士英之獄恤寺之駁甚確不必復致一語然尚有可語者如可祥遺囑中曰不明之事夫不明二字細味之非惡母之淫汚足醜乃憂已之心跡難明故曰不明若士英之姦止應曰不美何曰不明也往家辯白亦是由心跡不明乃須辯白若是可祥與溫氏之姦止應曰規諫曰講說何曰辯白也故本院謂可祥母子夫妻之死宜若別有故然不

應盡歸獄於士英也且初招劉方又不曾稱王振寰與溫氏有姦乎何振寰招案從來竟不說起倘溫氏淫罔姦之者衆則逼之者亦可云衆乎善乎恤寺之言曰打斷士英不過只是一姦字卽爲可祥白冤殆難指士英作對也

焦世從

世從與貴從爭地之讐不深而殺人之罪甚大何爲輕自犯之情似不然至入戶先覺貴從卽將世

從採髮又坐跨時非不久見非不真喊非不鬧而何賈氏不救焦大壽不援舉家人不往視環觀從原火光中睇其形而詳其聲本夜且令殺人者逃明日復令殺人者看初告詞更令殺人者無其名情又似不然然則貴從何以死也王明李才其首而別有從相與爲竊遇貴覺而刺之世從其文致也今王明李才且自刃而冥殛矣世從爲疑獄恤寺於題非縱也

馬

應死之

滯囹圄未必卽決穿衣喫飯反若福

堂到不

勒其兩目之光令作半生之夢也今馬

坤六年雙瞽醒耶夢耶生耶死耶天刑不解王法可寬矣

張龍

因一汲水之故龍虎相爭然龍兄而虎弟乃虎死而龍生龍不忍焉龍代虎死此其義豈不甚深而

矣乎今虎復以解死宜死者終不得生
肥生宜生者終不至死

極

不宜使酒狂罵室中之人乎然見醉而
辨未爲怯也何斗樞原是醒人亦作醉
爲吾枕上肉而又沃之以清冷中傷中
之死吾猶以爲天爵亦太禁打也區區

丹計

龍陽志謝雞姦卽至於斷指告官而

胡乾人地不足悅耶迨至於兩情割

在胡乾爲痴心再圖歡晤而在支秀

訂謀情矣圖財是其本心報怨乃其二

心人不結果一斬則虬髯匣中七首不

此耶

忠

屈是家之人瑞而李國忠偏欲摧折
一氏幾無克腸之物而僅有容足之廬
不已也胡九陽卽隣人乎而從傍責
此忠卽不聽之奈何遂毆之合拐與軸
陽之爲九陽固不得活矣忠無所
與陽姦卽使姦也又豈忠所得而擅
委哲人而更以潑口汚貞婦忠無人

卷之四